天台宗

佛教传入中国，经长期讲论，于隋唐时产生中国佛教徒自立之宗派，包括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三支。天台、华严依印度佛经，自造诸论，构建理论；禅宗则不依经论，亦不重视宗教传统。三宗教义虽殊，然皆为真常一系。盖印度徒有真常诸经，其中所主张之主体自由等观念，未在印度流行。故真常之教盛于中国。

三宗皆重主体自由，颇类儒道，然儒释道三家理论立场有重大分歧。儒家重视道德文化和社会秩序，以道德化成世界，主体自由体现于人类行为之应当和不应当。道家和佛教之主体皆具有超越性，故主体自由为超越世界之自由。然道家之主体旨在观赏世界之自然运转，佛教之主体旨在舍离、否定世界。盖佛教视一切实有为虚妄幻影，故需加以破除。

佛教与中国本有之思想在理论方向上根本不同，然就中国佛教之特有观念而言，仍有受中国本土哲学影响之处。由主体之最高自由可引申出三个命题：（1）主体皆有取得成就之能力；（2）此能力是否发用，即主体是否取得成就，取决于主体本身；（3）主体不仅有取得成就之自由，亦有堕落之自由。这三个命题中的任意一个不成立，则主体自由不存。儒道二家对“成就”一词理解不同，但于这三个命题，皆有涉及。儒家重视道德成就，而道德实践由人之本性决定，故人人皆能有所成就。然人亦可受利之影响，行不道德之事，遂堕落矣。道家所定义的成就，系超越并观赏世界，如此则主体必有实现此成就之能力。若此能力未发用，则主体陷溺于物，即为堕落。换言之，儒道皆肯定主体自由，即赋予主体“上升”和“下降”之能力，遂与印度之种姓观念有不可调和之冲突。而真常一系，论述“佛性”，即主体取得成就之能力，有进一步肯定主体自由之倾向，故不能为印度学者坦然接受，而其在中国的传播、讲论则无此困难。故真常之学能盛于中国。更兼秦燹之后，中国本土哲学式微，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之理论鄙陋浅薄，皆不能与佛教理论抗衡。故迨至隋唐，佛教已占据中国思想之主位，遂有三宗之盛。

此外，唐时又有玄奘（602-664）致力于返归印度佛教，力倡《成唯识论》，立法相宗。其学全为印度唯识教义，兹不赘述。

中国佛教之三宗，天台宗立教最早，故先论述。天台宗之理论，始于智者大师（538-597），所依佛经为《妙法莲华经》和《大涅槃经》。

**百界千如三世间**

“百界千如三世间”统摄一切法。兹先观“十如是”和“十界”之说。“十如是”指如是性（本性）、如是相（表象）、如是体（实体）、如是力（功能）、如是作（活动）、如是因（主要先在条件）、如是缘（辅助性先在条件）、如是果（直接后果）、如是报（间接后果）、如是本末究竟等（以上九者合成之全体过程）。“十界”是十种自我境界，其中最上四界为佛、菩萨、缘觉、声闻，称为“四圣”；以下六界为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地狱、恶鬼。十界相通，比如有人界，有倾向佛界的人界，有倾向畜生界的人界，如此遂有百界。每一界皆有十如是，遂成千如。“三世间”即众生世间、国土世间、五阴世间。盖一界有三世间，每一世间又有十如是。由此，百界遂产生三千种组合，每一组合皆是主体可处之境界。总之，“百界”“千如”“三世间”之说对主体境界进行分级，且各级互通，更进一步，则有“一念三千”之说。

**一念三千**

“三千”即前述三千种主体境界，“一念”则表主体自由。盖自我在任何境界中，均可通往其它境界。由此，凡可成圣，圣可堕凡，升降进退，悉归自我，主体自由立矣。故《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》云：

当知己心，具一切佛法矣。

另一方面，若将百界、千如、三世间皆视为对象，则一切对象交互相融。万法之所以能相融相通，是由于万法皆主体所生，皆非独立实有。此为龙树空义，智者以“三观”“三谛”论之。

**三观三谛**

“三观”，即“假”“空”“中”三观。此说出自龙树《中论》，而智者从主体一面解释。三观皆出自一心，此心即为主体。主体取“假观”，则一切皆假；取“中观”“空观”亦然。如此，一切皆由主体决定，皆由主体所生，故一心生万法，万法交相融。

“三谛”就客体一面而言，称为“即空”“即假”“即中”，其旨在于破除万法。诸法呈现是假，诸法无独立性是空，诸法皆为一心所作，是中。三观三谛，种种言论，一言蔽之，即一切客体皆为主体活动之产物。故《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》云：

三界无别法，唯是一心作。

**六即**

“六即”指成佛之努力次序，即主体逐渐显现之过程。“理即”者，即主体空有上升之能力。倘仅通过言语文字，了解到主体本有成佛能力，则为“名字即”。更进一步，在实践中能自觉向成佛努力，则为“观行即”。自觉努力渐有成效，接近正觉，遂成“相似即”。再进一步，已然觉悟，初现佛性，为“分真即”。“分真”者，得部分之真也。最高境界称“究竟即”，如此则完全成佛矣。